鮚埼亭集外編

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史公作漢表一往莽錯其於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卽立信爲韓王六年正月以雲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爲代王同日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蓋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爲信都非徙王代也史公於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韓而五年則書

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於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即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尚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失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徙如意爲趙王而代不置國十一年始立文帝爲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復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爲誰其謬二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因

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讀齊悼惠王傳

齊哀王首舉兵以誅諸呂其相召平不從而死賴魏勃以集事則平固應誅而勃當封乃吾觀功臣侯表文帝封召平子奴而勃大爲灌嬰所責則何也曰是漢君臣有爲爲之也蓋平殆守常而不達事變之人非呂黨也而文帝已深知後世必有藩國之禍如吳楚淮南燕者故其封召奴所以振張尚王悍鞠義藎之名節也即灌嬰之責魏勃亦所以預防閒忌伍被之徒也有憂患焉雖然就事言之則未爲得其平非中道也斯濟北王所

以怏怏而啓釁也

讀王陵傳

曲逆侯絳侯之對王丞相何其料事之神也致堂謂二侯奚以知己之必後太后而死吾以爲此二侯旣成功史家從而夸其詞耳觀曲逆侯自請居禁中方且避禍之不暇何嘗有成算哉倘有成算則是時二侯旣籌之熟矣其後事將決裂猶且燕居深念計無所出直待陸賈進交驩之說而始恍然大悟以五百金爲絳侯壽何也史家於此亦自相矛盾而不知矣吾意二侯之對必曰方今柄在太后姑從之而徐圖之此則近於人情矣

史家附會之語芟之可也

讀魏其侯傳

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於枯菀盈虛之閒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竭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亞夫及嬰也故予嘗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並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並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並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序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

長而於其末畧敘其爲蚡所陷以死至於灌夫等事則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乎其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落之故喪其身於灌夫此則吾所以爲嬰惜也雖然三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時蕭望之武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參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

可與蚡同傳哉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殽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爲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弘奉祿皆給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亦虛矣汲黯廷詰雖畧得其大槩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

讀魏相傳

厚齋謂弘恭石顯之禍開於弱翁蓋其由許廣漢以進亦刑人也不能制恭顯宜矣近者何學士義門非之謂弱翁欲由許氏以發霍顯弑后之奸耳附會宦官則非其所為也予讀褚先生續史記相以府掾陳平等劾中尚書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死或下蠶室是則弱翁阿附宦官之明文也宣帝以刑餘為周召其所由來者漸而宰相因以之逢君厚齋未曾引及此而義門亦考之未詳也少孫之書時亦有足采者此類是也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文帝封誅諸呂功臣殊不叶人意如城陽濟北平陽曲

周而外陸賈亦未賜爵而獨封召平之子豈以齊哀王之起兵爲反耶如以齊爲反則文帝自代來殪少帝是亦反也總之因諸臣初有立齊王之議而賞罰俱失其平不謂醇厚如帝而有此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城陽濟北二王並預誅諸呂之謀而論功則城陽更大文帝以其初將立齊王而絀之亦已隘矣遂使濟北卒以失職反而城陽獨不有怨望之跡賢哉抑不獨無怨望之跡而已吳楚反時膠西連絡諸齊時齊國分爲七王其四皆同之齊濟北王志亦與之獨不及城陽史記載諸齊

之語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弗預事定分之耳是可以見城陽失職不改忠節且能素約敕其子孫故諸齊逆料其不從得免汙染城陽眞不可及哉班史削去此語予特表而出之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高帝世臣當諸呂時平陽侯曹窋功最盛次之曲周侯子酈寄而事定論功不及焉平陽爲御史大夫即以文帝元年免及景帝時曲周幷失侯矣予嘗謂文帝亦少恩當時大臣論功亦難逃其責也然二人者不媿於高帝矣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七國既敗乃下詔令諸將以多殺爲功想見天姿之刻薄追恩殺三公以謝七國不亦恥乎予嘗謂景帝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讓能景帝出其下矣既敗而始令多殺何不追雪三公耶

讀魏志王凌傳

王凌謀討司馬懿而不克懿以軍至雖五尺童子亦自知不克全矣而謂面縛出降以望生無斯理也又謂凌乘船徑就懿爲懿所拒至中途乞灰釘以嘗懿之意而懿予之始自裁凌之庸謬果如此豈能討懿者亦不應

爲當時人望所屬矣又謂懿臨死時見凌爲祟則凌之神明早澌滅於請降請灰釘之日而死後能復振乎此史臣謬采誣善失實之詞而不知其非也曰然則史之所記非乎曰此乃司馬家兒所以謗凌之詞也凌志大而才疏其敗也必有麾下内應於懿縛之以降者其乞灰釘也蓋惟恐不速死而非有冀於懿之宥之也夫然故大呼賈逵之字以求諒於神溫公修通鑑亦仍舊史之謬不可解也

讀魏志曹爽傳

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爲曹爽其一爲王叔

文王伭爽以曹氏宗支有見於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
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非其才
也委任何鄧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司馬氏既覆而
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
歸矣叔文伭有見於宦官之難制奪其兵思以張王室
不可謂非而不自知中貴之勢之極重而難返而二八
非其才也委任八司馬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宦官
既覆而宦官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
流之歸矣叔文伭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
今上又取其言而表之可以稍爲平反而爽之冤千古

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當時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經術傳於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鄧實亦八司馬之流浮躁卒露則有之其心豈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雖然叔文伾無兵柄八司馬亦不過才人耳故不足以制宦官爽有兵又有桓範之謀而不能用則誠癡兒也

讀魏志鄧艾傳

鄧艾之將略雄矣然其人則粗疏以故為鍾會所播弄而不自知以此觀之昔人謂江油之師可坐縛者亦非過也

書諸葛氏家譜後

方遜志謂諸葛兄弟三人才氣雖不相類皆人豪也當司馬昭僭竊之時征東拒賈充之言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揚雄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善哉斯言予觀東漢之末東南淑氣萃於諸葛一門觀其兄弟分居三國世莫有以爲猜者非大英雄不能厥後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東吳自周瑜魯肅既亡苟安偷息莫敢謀及北方太傅惓惓出師差強人意惜以不密

殞命逆臣腐儒嘵嘵所謂成敗論壯士者耳太傅不死北方未得高枕臥也衞將軍父子仗節爲兩漢四百餘年任綱常之重蜀志尚多貶詞可謂無人心者副軍師終身不向晉室而坐崢嶸龍種要不與狐兒鼠子等也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日知錄據薛昌序鳳翔法門寺碑謂碑以天祐十九年立而其文已稱茂貞爲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茂貞先自稱秦按資治通鑑攷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茂貞

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至是時始自岐封秦也據此則茂貞稱秦唐莊宗實錄可證顧氏偶失記也若溫公謂無以秦封秦之理疑其未嘗自稱則又非也茂貞之封岐王乃唐所命其稱秦則私署耳莊宗以新天子錫命諸藩卽其所自稱而授之理當然也尹洙五代春秋開平二年秦人來寇雍州至同光二年秦王茂貞薨皆書秦不書岐而何光遠鑑誡錄馮涓告蜀主莫若與秦王和親然則開平篡唐茂貞卽以秦王稱制矣通鑑始終書岐王誤也因牽連書之以申顧氏之緒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王益柔在熙寧時老矣而通鑑之成他人讀之僅一紙輒欠伸思睡獨益柔讀之終卷何其老而好學耶進奏院之會雖小人借之以傾君子但益柔所爲傲歌欹倒太極命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則不可爲訓也其禍益自取之

書宋史夏竦傳後

明崇禎間流寇之亂楊督師榜於路曰有能得張獻忠頭者封萬戸侯甫踰日而幕府堂皇庖壁之間亦有榜曰有能得楊嗣昌頭者賞銀三錢督師以是失魄卒喪師殞身偶讀孔經父說叢則固有先乎此者夏竦西征

揭榜云有能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已而市中有榜亦云有能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夏遂大沮嗚呼猾虜行事不約而同如此夏氏之得以功名終者幸也經父又言夏議合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屛入絕吏密處置軍馬糧餉等事封鑰一大櫃中一夕失之夏進兵之議遂格懇乞解罷然則使夏終遂不復必有如獻賊中道劫取督師令箭翻城之事草竊之徒亦可畏矣

再書

夏安期在宋史頗多褒語而經父言其奔喪至京師館

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粟如平時安期之死其子伯孫亦如此嘻異矣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搆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者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

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羣

人竟何罪而至此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致堂籍溪五峰茅堂四先生竝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

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

廣仲尚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履兄弟遊於朱張之門

稱高弟可謂盛矣宋史別列籍溪於隱逸不知是何義

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相諱言之後一時

誦其輪對疏者以為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

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

不可不列之儒林也茆堂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茆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茆堂曰唯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茆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茆堂飲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幷罷不知茆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予擬重修宋史謂宜攷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爲一傳以表之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尚有胡

居士熟藥正鋪牌卒成一代儒者眞人豪哉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婢皆得書於國史而此外如吳亨仁已僅僅附見於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況其下焉者乎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雖其人微然卽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於華甫先生集可歎也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

子然於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虜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亦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眞不媿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於其中葢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於世安止

聞之遽椊之於延平恭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於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於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胡待制不附秦檜以致殺身本傳載之甚詳而羅鄂州新安志不書焉篁墩以爲鄂州終以其父之嫌不盡所言鄂州賢者豈有此耶及見朱子褒錄高登狀言待制

官靜江因檜父曾令古縣欲爲立祠高方爲令持不可待制誣以罪下獄鍛鍊之訖無罪狀而止然則待制非能忤秦檜者也當時忤檜之人本非一輩容有求附於檜而反忤之者待制卽忤檜亦此輩耳後村集謂待制遠捕高母死舟中高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檜素蓄憾卽下高靜江獄比至而待制爲漕使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有天道焉嗚呼待制恂恂儒者常命其子仔釆摭經傳作孔子編年五卷又嘗請復孟子於講筵末路如此良可惜也高於靖康中已與陳東上書力陳六賊之罪又言金人不可和卒忤檜以死朱子旣請於

朝又與畱衛公言之始得贈卹而宋史不爲立傳誣善失實一至於此

跋宋史史浩傳後

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爲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爲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免淸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宋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尚多賢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

義會極爲眞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祠祿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謚忠宣宋人有書判淸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爲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聯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遜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爲宋梅磵所刻以

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肆不倦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目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爲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爲一傳獨善與蒙卿爲一傳璟卿別爲一傳合爲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袞亦未嘗不籍以吐氣也

跋宋史趙雄列傳

趙衛公相孝宗力主規恢又有保全朱子之功然其晚

年乃排南軒先生則大累平生矣本傳直書其事古之名臣往往一生多所建樹而但以一二節爲人所少者眞可惜也特衞公有良子開禧中殉蜀難史臣没而不書因歎唐有宰相世系表則雖瑣瑣任子皆得附名汗簡而宋之脫畧至此不可謂非不幸矣桯史衞公子希光名昱少皆學以司馬周程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濵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況埽一室左圖右書晝夜積日月不舍先是吳挺帥蜀衞公言挺爲人雖細密警敏而敢於欺君父恃其憸巧慁弄士

大夫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西人以其二父故莫不畏之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希光每念衞公此言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不果於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遺書成都帥臣楊輔勸以舉義辭旨激切遂絕粒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閒每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卒不食而死時從翁兄德夫在蜀幕故具知之予攷逆曦之變宋史於死節者載之頗悉希光以宰相子有此忠義獨不得豫表揚之列然則潛德之

不章者恐尚多也因書之衞公傳以見宋之世臣雖衰尚有仗大節如此者衞公論吳挺事本傳亦失載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為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持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猶尚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嘗受春秋於五峰胡氏之門愚攷五峰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間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峰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

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異相去懸遠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尚稱後進則謬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斵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謬耳

跋岳珂傳

鄂王諸孫倦翁最有聲於時其禮記之學則爲衞正叔以後第一其桯史諸種則多足以備宋史之遺其玉楮

集則爲嘉定一名家若其上吳畏齋啓惓惓以開禧兵隙爲寒心力言招僞官遣妄諜無補於事允稱志識不羣者矣然予攷張端義奏疏劾史相國彌遠城狐社鼠布滿中外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之在臺諫袁韶之在京畿鄭損之在西蜀馮榯之在殿巖吳英之在許浦岳珂楊紹雲鄭定蔡廙之在四總借天子之法令吮百姓之膏血外事苞苴內實囊橐何居乎倦翁而亦預此列也宋史於鄂王附傳甚略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致親

得其實珂辟置貪酷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四之半歲既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諸民皆感泣奉命珂坐是罷又杜杲傳珂爲淮東總領杲以監崇明鎮事隸之議不合求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此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亥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之朝廷察其無辜三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然則珂直掊克怙深之小人得無有媿於乃祖乎倦翁生平頗景仰朱子具見桯史所錄其所爲不當至此抑或色取而行違者耶

本傳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諱而然偶與吾友厲二樊榭言之爲之太息

跋宋史陳謙列傳

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遺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是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嘗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旣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再蹶其

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胄爲我王以予攻之說鄙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謚之風節而出此乎宋史之妄如此

跋宋史鄭丙列傳

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攷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守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許又力雪陳

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覿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宋王蘋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彼猖晩節竟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跋宋史袁韶列傳

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已而去嵩嘗攷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鄰鎭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進

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幕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擢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愛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遇更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為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史袁卒為婚姻故亦

其諱其事清容亦欲爲祖諱故言之不盡予特爲著其事以補史闕

讀明高皇帝紀

高皇一朝事予不甚當於心嘗見於謁孝陵詩以其殺戮無度也其最有功綱常者爲宋追討叛臣蒲壽庚之徒加其子孫以禁錮此足大快人意而實錄不書故本紀亦畧焉或疑此事爲無徵按吾鄉袁太常柳莊爲其先進士作忠義錄內載四明制置使趙孟傳子高皇發遣以其降元也是則最可信者矣夫沈充之後有沈勁故惡惡不及於子孫此舉雖非中道然足以懲亂賊之

勝況又無所爲而爲則高出於漢祖誅丁公之上也

跋明史楊守陛傳後

尚書之卒閹中已爲議謚而楊新都尼之尚書於易名之禮實無媿新都爲屠襄惠公修宿憾焉君子非之曹石倉記其事然乙酉江上之役其後人尚寶司卿德周以爲請詔謚文肅是則諸野史皆未及也事見吾鄉林都御史時對集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南都已有爲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粤爭請之會北來者以

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謚曰襄愍此見吾鄉高武選宇泰集按鄘舍人嶠雅已有詩紀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

太宗密諜死亦以之得雪異事也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南都補賜累代名臣謚法李映碧請及尚書而終不與焉亦闕事也予曾見吾鄉沈侍郎延嘉集其在東江爲尚書草謚議曰襄毅及讀倪職方無功集則尚書之謚乃忠定也無功越人且於朱氏爲戚屬必有據或侍郎所擬乃初謚而後改定之今亦無知者矣

讀明史張春傳

太僕以崇禎四年陷於東天聰之五年也凡九年而卒崇德之四年也顧以太宗實錄參之明史則事不甚合又取何棨所作太僕傳參之二史亦不甚合實錄

太宗令太僕上書莊烈帝勸令講和太僕曰此事必不可言我係被執又非所宜言

太宗遂不復強而明史莊烈旣遙加太僕以憲節太僕有疏請議和遂爲劉孔昭所劾有司請削太僕所加憲節帝雖不從而有司覓收其二子下獄至於死則大相

矛盾夫使太僕果勸明以和亦不害其爲忠然終不如
實錄所言之凛然且使太僕既奉
太宗之命以勸和實錄何以反諱其事而抹殺之不可
信者一也當時伊四諸人如德王嘗上疏於明以勸和
鎮守太監亦嘗上書於明以勸和實錄皆備載其文何
獨於太僕之疏而諱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二也吾故
曰實錄所據乃當時檔案必不錯其錯當屬明史然明
史亦不應鑿空撰爲此事或者當時之人有冒太僕之
名以上書者因招孔昭之劾異國遼遠莫能覈其誣耳
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爲定也

書明遼東經畧熊公傳後

明啓禎閒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氣魄力足以措拄之者熊司馬一人耳古稱溫太眞挺挺若千丈松雖磥砢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卞急忼厲蓋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闗門再出廟堂諸公忌其有所建白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漫夸六十萬兵平遼爲之掣肘時江侍郎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必誤國事不幸言而中矣當國者苟有人心即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能死綏罪之

是猶束烏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匹雛者代之任重及蹶而僨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褎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爲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答祿與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於世者惟太行山隱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申君非明宗子黜寘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焉馬伯庸以宿憾發之於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於元史本傳續資治

通鑑綱目輯覽盛水東日記諸書今依外史則伯庸亦同草詔者按是時奉詔書其事於脫卜赤顏者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而播告中外之詔道園草之不聞有他人也且使伯庸預聞是事方且株連是懼掩諱不遑更何暇爲道園下石況中丞竝非簪筆之官大抵爲傳聞之失也若開中今古錄又以大事記爲劉尚賓作或者別有一書俟更攷

書翦勝遺聞後

野史之妄不足信者多矣偶閱徐中行翦勝遺聞有曰中山王徐達北征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

春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達引軍歸帝時方盛怒戒閽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疑必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帝因使釋其罪令謁達不允帝不得已視之舟中達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不擒元順帝亦誇之熟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古之臣子未聞有得與君相爾汝者況明太祖之嚴乎斬關殺吏是何語也

跋甲乙倭變錄

張侗初甲乙倭變錄雜所志止松江然多足與其時督撫諸公傳相參證者其載明初吳淞一帶海防則百世之案也所載四辨士蔣洲陳可願爲吾鄞產而華錦之遣出於周述學乃越產皆在浙東三江固多奇人哉

讀全黔紀略

李公茂嶼全黔紀略一卷毫無自矜之語亦無所歸咎於人但於按臣史永安有微詞耳可謂君子之言吾鄉先正當明季不媿封疆之臣者一爲公一爲高公守鄖功其事相等李公功爲奄黨所擠史永安乃奄黨而高公爲陳演所抑俱不蒙上賞明之賞罰顛倒如此

國史唯疑跋

晉江黃相國東厓國史唯疑黎媿曾嘗見之云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為之刻而不果相國歿後媿曾訪之其子知章云經亂散失不全矣李化舒曰三山高雲客鈔有副本雍正壬子予從同里范太守肇山家鈔之祇四冊殆亦非足本也

跋勺中志略

予家舊藏勺中志略原稾為劉若愚手寫本其中塗竄頗多與近本閒有不同而黑頭爰立伎倆一卷載馮涿州通奄事跡較近本更詳予聞涿州再起悉稾宗實錄

害已遂焚其書是兩朝從信錄所由補也然涿州能去大內之籍而不能杜名山之藏姑無論東林遺老史筆成塚即刑餘如若愚其所著述有終不可得而滅者則何益矣噫

題東江事跡

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於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傖父可一哂也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邊事者而但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有取死之道此了然者惟是崇煥亦尚無恢遼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殺文龍爲先著則已疏矣是時即少置文龍亦無害於恢

遁之計也既殺之矣其所以爲東江善後之計者又未盡以致有異日之禍是則崇煥之無所辭咎者爾方文龍交構經撫其罪卽可死不待是時而是時反失之驟者以崇煥所處言之也至於將死而叩頭乞死斯則文龍之所以爲文龍矣或曰文龍之死由於華亭陳仲醇授意於錢閣學益屬妄言

題雪廬焚餘

雪廬焚餘一卷趙維寰所著也不足稱史學惟其中論袁襄愍斬毛帥事得其平襄愍地下亦當心服者也當采之入明史

蘧編題詞

福清葉文忠公蘧編蓋其年譜也而足以證國史其中述黨事甚詳當時諸君子多咎文忠蓋亦責備賢者之意文忠欲收西淮之功而不得者也豈可以阿附加之哉編中極言魏忠節公受吏科之非尤爲詳悉忠節若不受吏科之命可以免阮大鋮之毒噬矣斯則老成明哲之言也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跡

十九忠臣孟公有子附焉故爲二十而南都又益以陳侍御純德則二十一矣

世祖所賜諡無純德此必有說今明史仍以二十一人入列傳嘗聞之黃先生曰甲申之難陳侍御在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預乎是特大亂搶攘未敢遽信一家之說而芟之然亦不可不存其說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嗚呼此結有明一代之局者也高皇帝三百年鼓鐘之澤烈皇帝十七年夢卜之誠於是乎熸是科以邊警阻隔貢士之副計車者不能前詔書特改試期於秋仲倥偬釋褐未及題名太學而國已亡通州閻學由庚辰進士第二不三年遽大拜又騤越同事三相副井研閣學

主省試蓋遭遇之最隆者鼎湖之役幷砑已賜歸徘徊
闕下偕通州蒲伏賊營以遭戮辱而相傳是科館選流
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祕者巨商即招致之
爲納賂於宦者無不得及城陷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
亦宜速報名諸人始悟前此來招致者之爲賊也內負
疚而外畏禍逡巡而出盡汙僞命第一甲三人無論已
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三十四嗚呼是館閣未有之恥
也以是知君子之守身必無可貪緣幸進之理而當時
苞苴之謠如此亦不可謂非亡國之君矣予嘗得流賊
所授降臣官銜一冊頗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鐘

以勸進撰表得檢討最幸夷陵黃燦納貲五千得編修華亭朱積引見同年得檢討西鄉楊棲鶚得直指豐城史垂譽霑化李呈祥並得禮儀從事嘉善魏學濂得戶司務晉江楊明烺得順天安撫晉江張元琳得關門防禦遂平魏天賞得兩淮運副東莞張家玉大興史可程懷寧劉餘謨眞定梁淸標安福劉肇國山陰爵翼昆明龔鼎韓城李化麟晉江王九雲會稽王自超新喩萬發祥皆以庶常留館下此則盡改爲縣令南昌羅憲汶得遷安番禺劉廷琮得內江麻城傅學禹得長安杞縣何胤光得井陘陽城白胤謙得南鄭淄川高珩得襄陵掖

縣張端得仁壽項城趙頌得大名武陵胡統虞得曲沃淸苑張元錫得武功大名成克鞏得華陰崇德吳爾壎得蒼溪就中惟張家玉不入朝捕至不拜縛端門者五日釋之遂投書喩賊賊又臨以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家玉忽遯詞受之人皆疑焉不知其以此乘閒而逃也萬發祥則爲耳聾且毀面賊怒夾之亦逃去吳爾壎詐爲將之任者得逃其後家玉殉於增城最烈發祥殉贛關爾壎殉江都蓋三十四人中之孤鳳也魏學濂亦終死耍不失爲晚蓋其餘則皆已矣幸得不預者二人達州李長祥其後閒關戎行累起累蹶事敗行遯不知所

終最稱完節而其一亦不終散官則全椒吳國龍得待
詔宜興吳剛思得禮儀從事清苑王爾祿得戶從事無
錫秦汧得禮司務井研胡顯得中書常熟歸起先得西
京留守經歷安邑呂崇烈得屯田防禦鄞縣徐家麟得
山東防禦涇陽武愫得淮陰防禦安邑王道成得青州
防禦宛平楊璥得揚州府尹掖縣姜金肩得□州府尹
全椒吳國鼎得濟寧令津江程玉成得山西學正而如
吉水鍾性樸之降於路者尚不在此數焉龔鼎程源再
亂滇中嗚呼有明中祕禮絕百僚而甲科亦最重於流
輩一時喪亂士失所守竟擾擾至此悲夫南中解尚書

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家玉發祥反誤入之而得脫者甚多後世將何所信焉予之詳錄而不諱也殆以爲百世之戒雖或觸孝子慈孫之恨而不恤也雖然莫謂是科之人止此也澤州孟章明隨其父刑部侍郎兆祥殉京師清苑張羅俊與弟光祿卿羅彥殉保定三原石嵬以佯狂死南中之亡歙縣淩駉殉河南孟津陳爔殉洛陽鄞縣周志畏殉江都無錫龔廷祥殉江寧江都梁於涘殉萬安崑山顧咸建殉錢唐其起兵者掖縣劉允浩殉建昌溧陽史夏隆殉吉安烏程溫璜殉休寧華亭李待問殉華亭嘉定黃淳耀殉嘉定宜興

盧象觀吳江吳易殉太湖而長洲劉曙亦以謀起兵死閩中之亡江都鄭爲虹殉仙霞廣安歐養素南昌熊緯殉汀州行營晉江郭符甲殉晉江其守贛而死者京山楊文薦錢唐姚奇胤南昌龔棻而休寧吳聞禮殉永豐南昌周定礽殉廣信浙東之亡吳江王景亮殉三衢海寧俞元良殉海寧錢唐徐復儀殉會稽監國魯王入閩莆田林嵋海寧湯棻殉興化侯官林垐殉福清而閩縣林之蕃亦以謀起兵死粵中則山陽朱日昇家居以通表事洩死孫賊之難嘉定羅國瓛殉虔南晉江郭承汾殉貴陽而宜興吳貞毓亦以孫賊死滇中之亡廣安鄧

思廉殉緬甸其遯入海島而死終不食周粟者慈溪馮元颺同安沈佺期嘉興譚貞良也此外如雲南楊永言會稽余若水青浦張若羲山陰金廷詔鄞縣周齊曾餘姚李安世遂寧呂潛嘉善錢默順天李孔昭皆固守殘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嗚呼觀於前此四十餘人十五宗之所飲泣也觀於後此四十餘人亦足以一雪死者之恥矣

跋綏寇紀畧

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畧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爲然舍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

及見林太常蠒菴所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由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爲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太常每言及漪輒切齒以爲吾同譜鄒木石何不幸生此無賴子專爲輾轉降附之張縉彥出脫按漪所作明季遺聞以出脫縉彥曾被蕭震參糾者也而萬徵君季埜則謂其中亦有可節取者今觀其議論附見綏寇紀畧者又頗爲李明睿粉飾盛稱其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爲光時亨所阻亦子虛也三垣筆記明睿在

本朝嘗爲禮部擬進懷宗謚法尋罷官南歸星身阮大

鍼幕中其人蓋不足稱故閻徵君百詩謂鄒漪生平之壞坐受謝彥之賄明睿之囑

跋彭仲謀流寇志

前太常林蠒菴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凡啓禎養亂從薪潰癰以至督撫賢否將士勇怯勦撫乖宜勝敗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敘陷賊諸人譌以承譌更多誕妄如左良玉於崇禎癸未秋避賊南下大肆焚劫陪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束手無策適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面諭有江南賴卿而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何說也蔡忠襄公

撫軍山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而身以兵控平陽宗友自求脫身乃請晉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言以失平陽不已謬乎有明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已卯封皇三子爲定王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爲永王至甲申年十三而彭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也河南大將陳永福曾射流寇中目後因孫督師陣亡同左光先降賊賊不修舊怨永福感恩頗爲盡力而彭氏以爲戰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癸未進士易代

後爲山東督學而彭氏以爲殉難是以失節之人爲死綏也翰林方以智爲都御史孔炤子陷賊不屈南歸阮大鋮誣以僞命入之六等舉朝大譁乃止而彭氏以爲降賊授庶常戶部主事介松年與前商邱令梁以樟避兵松關松年病死當時或訛傳其陷賊以樟力辨其冤而彭氏以爲官給事而降保定是以無罪之人爲從逆也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其於北太子一案尚預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令挑水數日而絕閻爾梅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鼎孳救之而免而彭氏云幾於僞防禦武愫之手亦以生爲死也兵

科顧鉉雖非殉節然以搒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勸進之列幷不知南都曾有節愍之謚也葢其失實尚難枚舉太常三朝遺老史學極博桑海見聞尤其身歷其所辨正甚多惜其身後子孫式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之志不禁爲之慨然乃述其緖言爲跋尾

題吳園疑跡一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爲眞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畧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僞無疑卽據紀畧所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獄神爲王則居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丕劉

肩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下之甚者乎然則便令非僞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日開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題戾園疑跡二

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蹤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僞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僞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沈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旣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爲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或妄謂南僞太子乃

新朝所遣以眩惑南中者尤悖善乎攝政王之言曰太子果眞不過封以一王而已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惑矣既係成方遂之徒安得不誅若如錢鳳覽者其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於事理也

題戾園疑跡三

太子僞永王僞定王僞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僞則見於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蜜菴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有僞先帝僞福王之父恭王僞妃童氏又有僞太后乃

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偽齊王偽潞王之弟郡公偽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不亡得乎

題蝗蝻錄

世皆言阮圓海志在一官若當時借邊才之說畀以遠方開府或豫或黔其志滿矣不至如後來決裂也予則以爲不然小人之欲無厭試觀其一起卽奪貴陽之樞枋尋覬其黃扉一席矣安得飽彼腹乎且以爲豫撫耶是導之使北降也以爲黔撫耶亦不過稱臣於孫可望而已誰更能挽之反正者

題南都雜志

野史最多妄言如史閣部入興平軍中爲其所制其後興平漸爲閣部所感而跋扈之氣一變乃曰閣部微服爲道者始得脫賴靖南助之何其妄歟靖南固忠然於閣部始終以興平之憾不甚爲用安得此言

題江變紀畧

巨源謂袁公繼咸預於晉陽之甲當時江左諸公皆有此說李映碧曰朝中雖萬公元吉亦云然莫能明也今明史力辨之予觀袁公乃厚德人必不預其事一時被劫無由自脫而袁左故相睦故有疑之者但何不死於左夢庚投誠之時更烈烈耳當時江左一督爲公一撫

爲張公亮二公蓋皆思爲何公騰蛟故隱忍待之而張公不待入燕而死校袁公倍了潔也

再跋

巨源深譏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預事也然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其凶鋒不容姜之肥遯也且立死矣是時之死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死殉之耳儒者據正誼以立言責備賢者非不當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三跋

金王定非能成事之人然使當時贛州不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直抵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之敵而圍城未易遽下且尚有退步也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

跋黎洲先生行朝錄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蓋當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爲跋尾周順德齋曾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蓋丁亥也是年桂藩以閣銜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爲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卽指此也是

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益失攷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劉承胤以武岡降桂藩蹕蹌疾馳遇兩宮着衣食都乏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怏怏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爲豫國公又一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

部下其語此事甚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閣中歷及會稽長桓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於世亦未之攷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諸生以己丑春間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以駿觀爲樞部不知尚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宣麻入直不久卽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己丑

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燝云陳邦傅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爲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恆以此爲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恆不及片詞何也葢自起恆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黎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尚有此失況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攷索焉

再書行朝錄

大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錄己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陋闍作甬疆遺史不審其即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題所知錄

黎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祖五虎益田

開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
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紀年則
謂高必正罵嚴起恆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共排張孝起
田開亦在其列堡唆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開
正不獨以與湘客厚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嗟乎
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尚求進不已乎

題也是錄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定
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若欲
其以一隅而抗

王師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爲桂王百折不降至於旁皇交阯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天鑒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曰李定國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卒關於王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跋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且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鴈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楪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宜付史臣

次年二月錄宗羲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爲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歷書一卷因附錄之於後蓋自甲申五月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爲正朔者尚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權史者所不可畧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横流之際一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讀使臣碧血錄

左蘿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於身後雖

渉於怪亦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　國初凡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殺謝陛三則黃靖公之偕諸國殤殺田雄氏曰是皆遺民造爲此言曰然則司馬宣王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幸存錄跋

夏文忠公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鋮語曰此儆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爲洗雪而削去之耳嗚呼此公之瓦裂雖滅去此一語亦不足以自葢也

續幸存錄跋

世以續幸存錄為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為中書舍人也似矣顧其序南都衆正之任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為小宰乎其時小宰則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於官制若此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為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

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跋三垣筆記後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最爲和平可以想見其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之士雖於淸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爲弘光洗雪言其孌童季女之誣至於主立潞藩諸臣皆絕不計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於龔鼎孶直書其垣中之過不少貶更入所不盡知也其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雄垣則失攷也至鄭鄤一案嘗造

黎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過耳

題宦夢錄

黃太穉宦夢錄言魏藻德之驟進由於馮銓其言足補明史然藻德之福命遜於銓多矣但太穉與李建泰善極稱之則失人也建泰本有時名故夏文忠公幸存錄亦稱之及觀其當大難時特庸人耳太穉頗譏與化受督師之命而惰然與化之才遠在太穉之上其督師非惰也實當事不可爲之時耳

題高中丞存漢錄即守汴記畧也

王光恩入

本朝爲襄陽總兵存漢錄中載之甚明其後以反而死見於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亭集光恩以反死其弟光泰入鄖陽十三家軍中亦見雪交亭集而明史列光恩於高傳之尾曰以功名終誤矣雪交亭集流傳不甚廣若存漢錄則送入史館不應亦未之見也斯言蓋誤本於盧宜

題朶顏三衛宗支

明之朶顏三衛今之蒙古喇爾沁也其前事見於明史朶顏本傳後事則皆見於

累朝諸實錄是冊蓋職方之底簿也在韓江馬氏藏書

中讀史者攷證力不及此然如有仿遼史之例作部落表則是冊不為無用也東人之長曰土蠻曰黑失炭曰長禿曰納木歹曰那彥兀兒西人之長曰把都兒曰宰愛曰安灘北人之長曰納林其所屬多矣今之喇爾沁凡三國一曰杜冷郡王札世一曰鎮國公吳特巴拉一曰多羅貝勒札木殆并為大部也方太宗伐明時喇爾沁以軍從曾上書莊烈帝請罷兵修好書中猶稱三衛自陳不得已之故今明史失載當補入

題潭西草堂憶記

記言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已阻之事在辛巳冬次年六月始入閣然則今明史本傳謂馮尚書元颺勸宜興引興化入閣共成涿州之事興化入而背初說二輔因之搆隙其說不可信矣興化果如此此小人矣興化自記歷歷言前爲井研所阻後爲所中其於宜興似無隙也興化自以才爲上知明史不知何據坐以此說譏其始進不正吾未之敢信也

再題

思陵宰相以庶寮破格用者興化之才爲第一及其受督師之命而不前譏之者多矣雖同官黃景昉亦云然

其實不足以昭興化也天下豈有無一兵一將而令其以宰相之虛名擊賊者甚矣其謬也史公可法論救之疏其足以雪之矣

題天南逸史

是書殆瞿留守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閒稱稼軒而述留守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留守幕府爲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攷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詹世勛則是預於太湖集師之役者也按嶺表紀年曰巳丑守輔瞿式耜同

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即其人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藝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補其闕

題嶺表紀年

是書未知出於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元隨周文顧成之橫至比之江陵之游七嶺外大臣唯于元曕會元藻不爲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爲稼軒孫昌文縊殺之於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曕爭爲督師激稼軒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

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勛鎮習氣疑由自愛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必無此然士大夫亦正不可不以此爲戒也

再題嶺表紀年

魯尚書元藻仕桂王蒞章曠之亞而由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杜如蘭金光豸爲禮兵二部郎張之壁金光旻爲行人當此匆匆而以收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

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寧士仕於嶺外者甚少以是時道斷也攷之百官簿祇三人其一曰余御史鵾起其一曰任太常斗墟皆鄞人其一曰陳工部純來奉化人太常豫於安隆十八先生中最烈矣工部不知所終御史在明史附見何公騰蛟傳中會以監軍下湖南有勞而其後失其事予里居訪之諸余乃知爲故通政使本之後今亦絕世無可攷近始得其始末太息其從亡勤事而晚節爲曹志建所誤爲可惜乃附志之曹志建者亦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

洲衛官以　大兵故曹氏合門死王事者凡十有三人
志建不知何以得起於楚官至巡按已而得道郴諸州
二十餘縣駐龍虎關桂王封之爲保昌侯晉永國公加
太師堵胤錫者初爲長沙守與志建善後亦爲閣部方
招撫忠貞營以爲用率之入衛忠貞故流賊志建畏其
抄掠以兵襲之得胤錫志建恨其左袒忠貞也欲留而
殺之胤錫逃入富川監軍僉事何圖復素志建索之不
得以兵圍之圖復善撫猺獞得其死力志建累敗益恚
而圖復已送胤錫入朝矣志建乃欲殺圖復而御史故
於志建爲中表兄弟又累立功幕府爲人所重志建用

之以誘圖復竟入其寨指天日爲誓力言曹兵無他願釋甲合從以報國而志建已解兵去圖復稍信之於是入闕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爲郴桂道盡移其家守闕既至一夕殺之閫門無遺僅二子脫入猺峒時人大以之咎御史而御史次年暴卒於梧志建自是亦不振竟爲

大兵所滅其兵敗時猶疑圖復之子導猺兵以報仇云或曰御史實爲志建所欺非有心於誘圖復者然終莫能明也初予議祀用申以後諸忠節范生鵬問予以御史何故不豫其時予尚未深悉其事未敢答今范生逝矣嗚呼志建亦忠義之後卒以悍悖不終而御史

受其累乃知文山幕府列傳中未易廁也

粵中版授官簿跋

粵中版授官簿一冊予見之仁和趙氏審定爲桂王庚寅年所輯蓋稼軒別山以庚寅之冬桂林陷死節而桂王已丑開科親取諸庶常今是簿首列稼軒部臣中列別山而諸庶常皆列焉其爲桂林未陷時物明矣閩南諸遺臣皆列名而浙之石浦翁洲諸人一不得預則以魯王猶未通問故耳其中人物予所知者止十之六七惜不得起獨漉諸公而問之

題海上遂志錄

鄭成功之在海上

世祖曾以海澄公招撫之成功亦上表但不肯薙髮而止不肯薙髮則非眞降矣然其多此一表是不能不媿於王保保者也故

世祖嘗曰成功若果忠於明豈不善但彼實嘗投誠上表豈非反覆之徒大哉

王言成功亦當內媿矣世之論成功者譽之或太過要其人自是雄兒幸而死於壬寅使天假之年至於三逆抗命之時是大患矣是則

聖朝得天之厚也

題桑郭餘鈐

桑郭餘鈐者謂桑惟翰所法爲郭汾陽而明季之吳逆又似乎師桑然其說不甚覈也吳逆進退俱失無所置辦至謂其以陳沅故叛闖則亦近乎下流之歸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縶於劉宗敏旣而沅爲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尚未歸吳也其亦妄所效而得其實乎

題視師紀畧

謝三賓視師紀畧一卷盡其自登萊還時所爲也三賓非有將才幸遇朱公未孩得成功遂加太僕猶以不得

旄節怨望而不知其乾沒賊營金數百萬不遵徵尤已屬萬幸矣其富既耦國遂有以告流賊者甲申之難其子於宣方官行人以此被拷獨酷致死晚年求用於新朝總仗此多金欲以賄殺六狂生不克竟殺五君子以爲進取之路而

新朝終薄其人不用也然所殺吾鄉之正士則亦多矣甚矣此多金之爲厲也三賓知嘉定時以贄列錢宗之門下爲之鬬雕娶厲諸公集其後與受之爭妓柳氏遂成釁首之仇南都時受之復起且大拜三賓稱門下如故其反覆如此而所擁多金至戊子以後爲海道孫枝

秀勒取殆半三賓忿甚賂大府劾去枝秀以報之所費亦不貲於是其金漸耗遂蕉萃以至於死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終